

舞影定格

表演出錯時 要懂「執生」

訪「史芭」首席舞蹈員姜秀珍 劉玉華

歐與茱麗葉》,更能體會茱麗葉的少女情懷 Leslie E. Spait 攝



一般情況下,觀眾進場看演出,多數愛把注意力集中在首席舞蹈員的形象、技巧造詣、表現能力等幾方面,往往忽略了同台演出的其他舞者跟首席舞蹈員之間的互動配合。演舞劇的時候,扮演不同角色的眾多獨舞、群舞舞者演繹對手戲的各種反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首席舞者即場的發揮。姜秀珍深有感受地說:「沒有其他團員在台上的配合,我會變得一籌莫展(Without them, I'm nothing)。無論首席舞者擁有多麼高超的技巧,若果靠他或她獨個兒在那使勁地跳呀跳,整個劇目應有的氣氛效果完全出不來,表演終歸落得一無是處地結束。」

與其他舞者緊密合作

「這次在澳門文化中心演出《馴悍記》首場,我特別感覺到所有獨舞、群舞舞蹈員均時刻到地配合着我扮演悍婦嘉德琳娜的戲份。我跟男主角和全體舞者的表演緊密相連,凝聚成進退與共的群體。只有達成這種一致性的狀態,舞團每一環節的表現方能提升到預期的高水平。現場觀眾都能即場感受到舞團整體的高水準。一場演出成功與否,這點很重要。能跟常常在周圍支援我的團員們一起演出,實在與有榮焉(I am so honoured with the company)。」

隨著年齡的增長,姜秀珍對在演出中途發生意外或出錯的情況,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她帶笑說:

「十多年前,年紀還輕,假如我在台上犯錯,落台後便覺得好像有一根針扎在眼睛裡,渾身不舒服,整天想着:『怎麼我會這麼失敗!怎麼會出錯啊!』第二天醒來,腦子裡仍不停想着:『錯了真糟糕!』」

「現在,我早不再因犯錯而自怨自艾,不再受這樣的情緒困擾。經驗告訴我,台上出錯是經常發生的事,根本無法避免。若真跌倒了,不打擊,舞者是人,這是現場表



姜秀珍(前)主演《奧涅金》的泰坦妮亞 史圖加芭蕾舞團供圖

演;即使舞者事前綽排了千百遍,還是不能控制臨場的實際表現或情況。」

轉換舞伴不會添壓力

聽她這番話令我想起,今回演《馴悍記》首場第一幕其中一場:嘉德琳娜搶去妹妹比安卡手上多件追求者送的信物,姜秀珍卻拿不穩玫瑰花,花兒掉到地上。她沒有彎身拾起它,只管繼續演完大發脾氣的舞段。她手裡沒拿花,卻仍做出把花扔掉地上,用腳大力地踏爛它的動作。她又因舞台位動的方向,順勢跟比安卡做吵鬧追逐對手戲的同時,用腳踢開地上的道具花,避免稍後起舞之際,誤踩花兒而生意外。

她接着道:「若真的出錯,我不會去想:『糟了,做錯了!』只要一開始想着錯誤,我便沒法繼續跳下去。演舞劇既要顧及情節,又得配合音樂。我根本沒時間去想錯失,必須全神貫注地提醒自己當時究竟演到那裡,接着該演些什麼!人總得繼續生活下去,我總得繼續演到終場(Life continues, the show continues)。這是很正常的事。」

「現場表演途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即使是跟我演對手戲的舞者出了差錯,也沒什麼大不了!假如他們抱着專業的態度,同樣不會停下來去細想自己的過錯。停下來,只想着錯誤肯定會即時把演出搞垮。出現差錯可能只是半秒鐘的事,不去想它,繼續專注地投入角色情節裡去,對我來說,絕對不是問題。」

雙人舞最講求男女舞者的默契。二十多年來,姜秀珍跟史圖加芭蕾舞團眾多男舞者合作演出,又常應邀到別的舞團作客舞舞蹈員。不停地轉換舞伴並沒有平添她演出時的壓力。

她坦言:「轉換舞伴從來不是問題。自從加入史圖加芭蕾舞團以來,我換了不知多少個舞伴,他們或因結束表演生涯或別的原因離開。此外,我到其他舞團去作客舞演出,跟素未謀面的男舞伴合作,大家可能只有十天的時間排練,但我一點也不害怕。」

演繹雙人舞配合得宜

「我喜歡演雙人舞時被舞伴高高地托舉起來的那種感覺,更愛完成雙人舞複雜驚險的高難度動作。正式演出前,我花很大功夫練習,仔細思索如何做到既定的動作要求。我覺得這一切均極具挑戰性。」

「當然,我的舞伴亦會竭盡所能地做好準備,務求演出順利。只要有決心,我倆的表演便會合拍無誤。在排練室裡,我會盡量給他十足的信心。如果我做錯了,一定不會埋怨他。若他失手,真把我摔到地上,也沒關係,我會一笑置之。過去,演出途中,我的拍檔抓我不住,差幾



姜秀珍演《馴悍記》的悍婦,與男主角有多段互相追逐和大打出手的舞段,難度很高 史圖加芭蕾舞團供圖

吋我整個人就碰撞到地板上。男女主角很多角力追逐和大打出手的舞段,特別容易出錯。再者,我從不要大牌,批評男舞伴的差錯。實際上,演出時我和他都可能出錯,他若處處備受責難,將變得意志消沉、反應遲鈍。若真的出現意料之外的情況,他將無法處理,更不可能即時作出應變。

「經驗告訴我,新相識和舊相識的拍檔,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特質,重要的是我跟他必須互相信任。演出雙人舞的時候,我倆完成動作的時間一定要配合得宜;大家更需要憑感覺去呼應對方的表演。二〇〇八年到香港演出《奧涅金》,我的舞伴 Jason Reilly 和 Filip Barankiewicz,都是頭一次跟我合作演出該劇呢!時至今日,他們已成了經常與我演出的夥伴。Filip 跟我一起演《馴悍記》有好長一段日子。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舞伴。」

11歲學舞 今年44歲

大多數女士認為年齡是她們的秘密,但姜秀珍卻從不忌諱透露自己的歲數。

「我今年四月便四十四歲了。」她以開朗肯定的語調道:「用亞洲人的計算法,我虛齡四十五歲啊!」

她哈哈大笑起來,接着說:「我十一歲就開始學芭蕾舞,之前學習韓國民族舞、繪畫及鋼琴。十五歲考獲獎學金到國外接受訓練。因贏得洛桑芭蕾舞比賽大獎,一九八六年獲瑪西·海蒂邀請加盟史圖加芭蕾舞團。最初的兩年,因未能適應新的環境,情緒曾十分低落,還萌生離開「史芭」的念頭。及後,發覺很多著名的編舞家都到團裡給我們排演題材多樣、風格迥異的劇目,便決定留下來發展。」

「我從未想過能一直在台上演出這麼長的日子。最耐人尋味的是,隨著實際年齡的增長,我反而覺得演出具故事情節的劇目時,愈來愈能體會劇中人物的心情。」

「舉例說,我原以為茱麗葉應該是最早一個我現時不會再擔演的角色,但我目前仍繼續飾演茱麗葉。最近一次演這個劇目,我實實在在地感到自己在傾吐一個少女的情懷。那種切身的感覺遠較我二十多歲演這個角色時來得更真實,我確實感受到茱麗葉情竇初開,那種年輕人對戀愛熱切的期盼。」

「當我演《奧涅金》的泰坦妮亞時,情況則完全不一樣。我會加倍感受到她成熟的個性,比起以前演這人物,現在我對這角色的思緒起伏掌握得更透徹;我的人生經歷豐富了我對泰坦妮亞的理解。由是,我的演出顯得更自然更順心。我也更加愛演這些劇目!」

「我為年歲的增長感到欣悅(I am happy to get old)！」

「印象華南園」在穗上演

【本報訊】記者袁秀賢廣州報道:大型生態情景歌舞「印象華南園」項目啓動儀式,近日在華南植物園舉行。當晚,在華南植物園熱帶雨林室舉行了首場演出,精彩紛呈的表演獲得了嘉賓的好評。華南植物園園藝中心執行主任廖景平表示,希望「印象華南園」能構建生態藝術平台,將表演藝術、生態文化相結合,打造廣東生態藝術的第一品牌。

廣東省文化學會會長李明華以及各文化和文藝界代表出席啓動儀式,與會專家表示,華南植物園不可替代的自然環境和雨林景觀作為綠色大舞台,「印象華南園」將成為廣東的一張綠色名片,為建設文化廣東、綠色廣東、幸福廣東增添光彩。

「印象華南園」大型生態情景歌舞依託熱帶雨林室的獨特景觀,由來自雲南佤族、新疆帕米爾高原等的原生文化、民俗表演為主,結合時尚、魔術等多元表演,為觀眾帶來一場視聽文化盛宴。

廖景平表示,華南植物園擁有悠久的歷史以及豐富的人文內涵,希望「印象華南園」能構建生態藝術平台,將表演藝術、生態文化相結合,打造廣東生態藝術的第一品牌,讓景觀溫室群景區的「綠色文化之旅」成為廣州花城夜色中的一道絢麗風景。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辛亥革命百周年展」正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今日為展期最後一日。
「飛躍演奏香港呈獻:特茲拉夫小提琴獨奏會」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方力鈞、李帆等人的版畫展現在中環 Contemporary by Angela L 畫廊展出,展期至本月十日。
畫展「Among the lambs clothed in white」現於上環 Voxfire Gallery 展出,展期至本月二十八日。
畫展「三人行 形同陌路」正在荃灣藝術創庫畫廊展出,展期至本月二十日。
「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正於太古坊康和大廈展出,展期至本月三十一日。

查傳訥畫作題旨構圖別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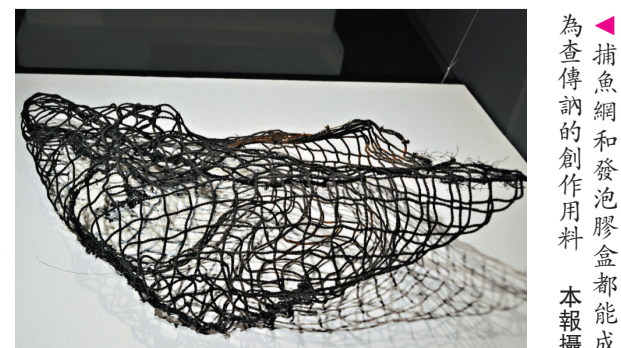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金庸幼女查傳訥的首個畫展昨下午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開幕。展出的五十餘幅作品以魚眼與人目為主題,意在探討人類與魚族眼中世情之分別。

不同角度看世情

查傳訥今次個展圍繞「人類眼中和魚族眼中的世情是否相同」這一主題展開。她因在街市中見到魚被囚於缸中



這組人物肖像畫有個別致的名字《繫拙的歲月 真正觸到他的心》 本報攝



捕魚網和發泡膠盒都能成為查傳訥的創作用料 本報攝

於,於是嘗試變換視角,藉畫作幻想魚眼中的世界。開幕式上,主持人說自己「嫉妒」查傳訥,原因有三:一是查傳訥有會講精彩故事的名人爸爸;二是查傳訥有支持她習畫並鼓勵她開辦作品展的好丈夫;三是查傳訥作畫觀察細緻,常有不尋常的藝術表達。嘉賓李純恩也說,作品的構圖和設色均可見出畫者觀察之細緻、用心之深。

查傳訥介紹,畫作《愉悅 憂鬱 奢華 儉樸 什麼叫輕狂 什麼叫求存 最終路也相同》模仿中國畫手卷的形式創作,以紅為主色調,由右至左呈現出魚在網中掙扎直至魚成爲盤中餸的過程。另一幅作品《時髦 守舊 沒有新鮮事 只有無知 愚智》則以藍、綠兩色為主,靈感來自作者在南丫島某海鮮酒家就餐的經歷。作品從魚的角度觀人觀世,反映出出生之短暫、悲歡無常的哀傷。

查傳訥作品中既能見到西洋油畫的寫實,又不乏中國畫的留白技巧。東西美學元素的交融與衝撞,是作者不拘泥於傳統繪畫模式的體現。「我不願意用一個框框束縛自己的創作。」查傳訥說。

曾拜丁衍庸為師

查傳訥繪畫用料廣泛,除畫布外,木板、金屬、捕魚網和盛載冰海鮮的發泡膠盒,都成為她鋪排創意與揮灑靈感的載體。查傳訥亦樂於嘗試塑膠彩和油彩之外的其他顏料,如日本的天然顏料和歐洲的蛋彩。查傳訥說自己常用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思考題旨與構圖,餘下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才提筆作畫。

今次展出的五十餘幅畫作個個都有別致的名字,如一組人物肖像畫被命名為《繫拙的歲月 真正觸到他的心》,而一件用金屬絲和發泡膠盒製作的裝置作品更被冠以《那些年輕的痛苦 都淡忘了》這樣詩意的名字。透過這些小詩一般精巧的畫名,觀眾亦可見到查傳訥深厚的文學功底。查傳訥說,她小時候和家人去旅遊,到達某座城市後首個目的地必定是博物館。由此不難想見,查傳訥對於藝術和文字的興趣,與其父金庸重視子女文化教育不無關係。

查傳訥是著名報業家與小說家金庸的幼女,十二歲時拜水墨畫家丁衍庸為師學習國畫,後又追隨同門師兄關紹



查傳訥(右)與父親金庸在畫展現場 本報攝



是次畫展意在探討人類眼中與魚族眼中世情的分別 本報攝

彬學習工筆和大寫意。自二零零七年起,查傳訥開始涉足塑膠彩和油畫,曾參加陳楚文舉辦的西洋畫聯展。去年五月,查傳訥成立個人工作室,開始獨立創作。

查傳訥熱心公益,曾參與香港醫學博物館和 Waris Dirie Foundation 保護婦女籌款活動。今次售畫展配套畫冊的收入扣除成本後將全數捐給香港貧窮弱聽小童,幫助他們支付醫療檢查費用並購買助聽器。

查傳訥個展「子非余,焉知余之樂」現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出,展期至五月二十六日。